

豁达的冬和

◎苏子龙

豁达，是指一个人的性格开朗、大气。与豁达的人相处，总有一种如沐春风、阳光向上的愉悦心情。我的挚友鲍冬和就是一个性格豁达的人。相信所有和他相处交往过的朋友都会这样评价他。

冬和原是南通市总工会的宣传干部，主编过《南通工人报》、《南通工人》杂志，后任全国总工会主办的《工人日报》记者，直到退休。退休后，他仍笔耕不辍，继续为市文化宫主编《南通职工文化报》。他还是一名业余作者，喜欢写点散文诗、散文、报告文学之类的文章。

照理说，一个长期当过记者、编辑，又是业余作者的“文人”，性格应该是文质彬彬、温文尔雅才是，冬和却不然。

比如他和《江苏工人报》南通记者站站长陶家伦，两人可以说不是兄弟胜似兄弟。当年是老陶推荐冬和从南通大生外贸进出口公司调到市总工会的。家伦经常表扬他是“透明的人”。

冬和为了“感恩”，公开场合就叫老陶“师父”。但他不是毕恭毕敬地叫，而是学着电视剧《西游记》里孙悟空怪腔怪调地叫“师父”，还常常接着说：“我好的方面是自学成才，坏的方面都是师父教的。”惹得大家禁不住哄堂大笑。

冬和曾在河南、大连当过兵，他就经常学着用河南话的腔调说几句普通百姓的乡俚俗语：“咦，恁弄啥呐？”“咦，中啊！可美着呐！”说得惟妙惟肖，引得众人捧腹大笑。有时，他还唱上几句荒腔走板的河南豫剧《朝阳沟》选段。他还喜欢唱“妈妈的泪在流”“黑黑的嫂子”“喝一壶老酒”等等，虽然声音有点像公牛在“嚎”（他属牛），但却声情并茂。他唱“大海航行靠舵手”时，一边唱一边跳，举手投足酷似当年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宣传员在表演“忠字舞”。他还会唱几句通剧，最得意的是听了他师父老陶的“馊主意”，把歌词中的“结了婚，就养小人”，改成了“未曾结婚就养小人，革命自有后来人”，还唱得一本正经，字正腔圆，经常博得满堂喝彩。但据他说，他是跟《南通日报》原副总编赵劲夫学的，后来听说赵是跟《江海晚报》黄俊生学的。最终冬和跟南通著名的民俗专家王宇明学到了通剧的“真谛”。

冬和的大气也是为朋友们所称道的。他的家境并不富裕，却经常解囊请客。每当有朋友从外地回通，他总要邀集一帮人为其“接风”。外地部队的战友到南通聚会，吃住行都是他一人为主负责。外地战友聚会，不管是在南通，还是在上海、武汉、北京、大连、烟台、青岛等地，只要有邀请，他都赶去，一次不落。我曾问他，你在部队担任什么职务？他面无愧色地说：“我当过团部电影放映员，也曾在师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负责灯光、布景、舞美、音响等工作，但始终是大兵一个。退役时，已超过8年，是志愿兵了，但还是兵，待遇嘛，括弧——享受副班长待遇。”每每此时，朋友们都为他的自嘲笑得前仰后合。但去年他写的一篇畅叙战友友谊的散文，《半个世纪战友情》发表在《江海晚报》上，感动了许多人。今年12月4日，他还为《江海晚报》“共和国同龄人”征文活动写了一篇《军旅情怀伴我行》，文末写道：“军旅情怀伴我行，幸与祖国同命运；莫道桑榆近黄昏，老牛奋蹄永不停！”

玉兰
一瓣

冬和的豁达还表现在遇到困难时，能够处变不惊，淡然对待。我曾听说过，他在入伍第二年，部队就准备发展他入党，但在“政审”时却因在1949年前就参加了革命的一个亲戚，在“文革”中被批斗过而一再延误。后来他虽然最终入了党，但已超过了提干的年龄，还失去了一次由部队推荐直接上大学的机会。尽管如此，他却毫不在意，仍然兢兢业业，认真工作，即使达到了义务兵役期限，部队首长也舍不得让他复员，直到超过了8年，他已结婚生子，才批准他退役回乡。为了弥补当年的大学梦，退伍后，他在天生港电厂工作期间，考取了南通市工人业余大学中文班。白天上班，晚上上课，风雨无阻，四年苦读，方取得国家认可的大专文凭。后来，由于撰写发表了不少政工论文，还被评为高级政工师，为他从事业余文学创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。

众所周知，冬和待人真诚，胸无城府，对人从不设防，却也因此被人放过“倒钩”。20世纪90年代初，商品经济大潮汹涌，他在大生外贸进出口公司耳濡目染，也有了点商品意识。在总工会办报初期，他为了替报社增加收入，也曾跟风办了一家小公司，谁知被一名相识不久的“朋友”骗了，那人欠了一屁股债后，玩起了人间蒸发。冬和担心影响单位声誉，只好向亲戚朋友东挪西借，独自填补了5万多元的窟窿。那个年代，5万多元对于任何靠工资过日子的人来说，都是一笔要命的巨款。即便如此，他也只是一笑了之，自嘲“下海呛了几口水”，还自我安慰：“只要不出人命，再大的苦难都能挺过去。”此等豁达胸襟，确实令人感佩。

冬和性格豁达开朗，语言诙谐幽默，但他绝不是个“游戏人生”的人。他今年已是过了古稀之年的老者。在他人生的旅途中，辛勤笔耕了半个世纪，为党的新闻和宣传文化事业做了应有的贡献。

今年是天生港电厂建厂100周年。前不久，我和几个群里的朋友去厂里参观学习。在厂史展览馆里，我们看到从张謇办厂到今天的变化，展现了“天电人”100年来走过的路程和创造的辉煌，无不翘指赞叹。

然而，令我们想不到的是，在厂史展览馆的墙壁上，醒目地标着“艰苦奋斗，敢打硬仗，遵章守纪，开拓前进”16个红色方块大字。现任厂领导告诉我们：这是天生港电厂的“企业精神”。这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鲍冬和在电厂宣传科担任主持工作的副科长期间提出来，后经全厂干部职工广泛讨论，厂党委最终定下来的。如今几十年过去了，它作为“天电人”的企业精神，一直激励着我们的一代代接班人。

我们惊讶了！冬和从没有同我们提起过呀！当我们伸出大拇指在他面前晃悠时，他却一改往日的豁达开朗，连连摇头，变得羞涩起来。

豁达，是一种人生态度，往往在平凡之中不经意间体现出来；豁达，也是一种人生境界，往往在关键时刻自然而然超脱世俗。

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一个豁达开朗的心境，这种心境会使我们对人生，健康长寿！



天地鸿蒙

◎崔世荣

最美的守候

◎陈顾妍

芬芳
一叶

“遥知不是雪，为有暗香来。”古色古香的石板街尽头传来老人的朗诵，随即有些稚嫩的声音跟诵。寒冬之时，梅花恰开。徐步迈入书堂里，古朴的气息扑面而来。红木镂空的窗框，斑驳略显年代的书橱，墙上一幅幅或小或大的水墨图，脚边是整齐摆放的红木长椅。说是书堂，不如说是书房，毕竟空间不大，学生也只有我一个。

“来啦？”坐在里头的白头发动了动，但并未出来迎接我，继续趴在书桌前。这我懂，是老师的习惯，教我画之前总要先自己画几幅练手。我走至老师身旁坐下，望见书堂窗前半株梅探了进来，再看那宣纸，果然是那株梅。

老师停笔，给我递上纸笔。“‘遥知不是雪，为有暗香来’，今儿咱学梅。”我点墨于笔尖，望着窗内的一株梅愣神，迟迟不知从何下笔。“梅应先勾其树干，这是它的骨。”的确，梅美就美在其蜿蜒的躯干和那点缀得恰到好处的几抹白。老师说着，粗糙的大手握住了我的手，行云流水间，笔尖如游龙，纸上墨迹干练流畅。我感受到老师掌心的湿热，不用说，他定已练画练了好几个时辰了。余光中，老师额间的一抹白

发垂落，似乎与那白梅重合，看着老师黝黑又布着皱纹的手，忽觉得她，似梅。

想着几年前，邻居说搬来了个耍笔杆子的老人家，画得一手好山水画，以前好像还当过教师，可现在没有人愿跟她玩什么水墨了。现在各国文化交汇，日本的动漫、西方的油画丙烯，样样看上去都比那水墨新奇有趣，可她就守着水墨和窗前的那株梅。我曾蹦跶出去玩时，好奇地进她屋里看过一眼。就一眼，望上了梅，又望上了画，便入了迷，当即一声老师脱口而出，白发猛地回头，看着我只是不住地点头和笑，眼角亮着泪花，白头花白似梅。

“老师？”我轻声唤她。“嗯？”“为何您守着这梅？”“画！”几次问她，她就只回这一字。但这次我似乎懂了。画，水墨之画；画，风骨之画；画，坚守之画。梅里有她，她在画自己。

外婆说梅是冬天最后的一班岗，也是最早的一班。它守着初春，她守着初心；它守着年年，她守着水墨、守着风骨、守着传统文化。她说她在等，等更多像我一样被中华传统艺术所吸引的人。

大寒之时，梅花飘香，悠悠书房，白发苍苍，最美守候，只待绿意，为传文化，矢志不渝。

我从天边借了一束光

◎夏洁生

紫琅
诗会

我从天边借了一束光
又把它还给西边的太阳
我用晨露沏了一壶茶
又将它留给清晨的窗
我拾起一片花瓣
又轻轻放在晚风的手上
我摘下一朵白云
又让它轻轻飘向远方
我用蛙声织就梦的衣裳
又将它送给夜晚的月亮
我捧起一泓清泉
又让它流向远方的海洋

我从岁月中借了一段青春

又将它还给时光的长河
我用笔墨勾勒出爱的轮廓
又将它镌刻在心底的角落
我从四季中借了一抹绿意
又将它还给春天的怀抱
我用心弦弹奏出生命的乐章
又将它献给无尽的宇宙

我从天边借了一束光
又把它还给西边的太阳
就这样，我在世间行走
借用一切，又归还一切
只留下一颗感恩的心
和一路走来的风景